

# 中国文言小说

## 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## 上官医

医者上官彦成，本邵武人。自称北京驻泊，云宣和中在京师试针灸，得翰林医学，转至副使，皆妄也。乾道初来鄱阳，其技亦平平，而能大言。宗室公颐颇滑稽善谑，因坐群客次，有言某人病势可虑，一客云：“可招上官驻泊。”公颐感然曰：“上官来则下官去矣。”座皆笑倒。盖州郡每日申时兵校交番，其当值军员必大声曰：“上番来。”当下者继之曰：“下番去。”故用此以为戏。彦成闻而甚病其语，声誉日削焉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 塍（chéng，音呈）：田间的土埂。

② 咕囁（chè niè，彻讷）：附耳小语。

## 夷坚支景卷第九

### 王县尉小箱

吕叔照为太平宰，摄尉王生同僚，以忧去。临行，持一黑板箱并他篋数只寄与吕宅，丁宁谨护此箱，无致失坏，言之于再于三而未已。吕既受其托，为置诸床内板阁上。初时闻其中咕噉窸窣，但以为鼠，拊席吓之则止。箱锁处向外对南，久之，忽面壁，谓妻妾移动，复正之，明日，又横转南北向，始微怪讶。数月后王生来，即取去，且求一舟至江津。徐扣其所留，乃在邑日与一娼密昵，未几娼死，王亲诣瘞所，焚化其柩，而包烬骨著小函，箱中所贮盖此也。是日抛于江流，则向来现小怪者为娼鬼无疑。吕氏追思悚浙，撤去板阁，忽忽若有所睹。

### 建康三圣庙

建康土俗多事三圣，所在立庙，而塑像唯一躯，莫知为何神。灵威颇著，吏民奉之尤谨。句容县一庙在丞厅大门内之东，每岁春月，邑人祭享沓至，宰猪烹羊，往来必经廷下。从朝至暮，叫嗽冗杂。绍熙辛亥，吴人颜景宴为丞，欲

塞其户，吏卒交劝，以为必兴祸殃，颜勉为止。次年，竟不奈其喧，乃筑短垣于旁以限之。自是出入者必迂枉经吏舍后转而之庙，前来者视旧日益少矣。颜将满秩，求檄还家，时甲寅六月也。县人诣庙焚香告曰：“言前所以断隔祭祠，皆颜县丞之意，愿勿以为吾民罪。”颜到家，忽病泄溺，一夕而卒。颜名叔平，鲁子侍郎之子，荫补登科，年少隽爽，遽至陨命，士友嗟惜。岂其受命于天，而为一神所夭夺，得非偶然耶？江宁尉司一庙亦如此。凡居官者，至必祀谒。丹阳刘平国宰，独不肯加敬，每轿过其前，且举袖掩面。一弟随侍，未几以小疾终。妻陶氏怀妊而病，梦神言：“汝夫无礼于我，我已取厥弟。苟为不悛，当复取汝。”陶氏以告刘，刘不之信。陶果死，刘始悔惧，躬往祷谢乃已。

## 范成绩

范成绩，石湖参政弟也。赋性桀暴，每从其兄居藩方，辄为所困。绍熙甲寅为建康通判，冬至之夕，庖妾报甑鸣，一家皆惧，欲求僧巫禳谢，置不问。既而益甚，至或哮吼作鸡犬百禽之声，其音响厉，外间悉闻之。范亲以刀破其甑，即日声出釜中，又碎釜毁灶，于是诸怪互作。正对客坐，桌椅昂然自举，烘笼奋而行，蹴之不仆，舞跃自若。凡扰扰数月，习惯为常。次年四月八日，与同僚在都厅，忽觉疾眩，不复能支吾。从吏掖登车，仅到家，喉中涎如泉涌，啞嚅有声，其家人云全与向来相似。众医切脉下药，皆不可纳。俄大叫一声而殁。

## 陈待制

陈元承待制楠，闽中人，天资好道。绍兴中，常从韩蕲王宣抚幕，后为秦丞相所恶，屏处累岁，遂绝意宦途，诛茅结庐于句容大茅峰之旁。尽屏妻妾。筑八卦台，晨夕朝礼星斗。暇则存神内视，恬澹寡欲。买田数十亩于山下，以贍方外游士。每岁春二月大茅君生朝，士庶道流辐辏，凡宫观十七所，供醮无虚席，惟山北元符万宁宫香火最盛，陈日往致敬。逢一客，顾然而长，碧眼方瞳，标韵洒落，衣榭叶衣，持八角扇，遮道化缘。陈篋中有崇宁大钱一文，即投与之，客欣然接去，既而曰：“君与我钱，我不可无报。”复以所得钱付陈。陈讶而视之，则成两钱矣，回顾客已不见。及还庵取出，皆金钱也，益大惊异。是夜梦其人来告曰：“予乃吕洞宾。以子有仙姿，故相戏耳。子学道之志虽切，而及物之功未著，盍勉之。”因教以服气炼真飞符治疾之法，且约三十年复相见。陈既寤，绝不茹荤饮酒，习行天心正法。奇祟异殃，得其符水立愈。又为行人持斋醮，效验甚多。山居历岁，步武轻健如飞，道俗翕然归重。秦亡之后，当轴者与之故旧，劝其复出，始犹执志拒却，竟夺于子侄之请，即家奉祠。刘信叔制置江淮，以为参议官，旋一再典州，还原职。道心益怠，方术不复验。暮年仍蓄姬妾，腰背龙锺，视听晦昧，了非昔比。因人浴，炽炭于，仿佛见神灵叱责，遂堕炉中，半身灼烂以死。其孙婿李勋，绍熙末为句容主簿，为人言。

## 林夫人庙

兴化军境内地名海口，旧有林夫人庙，莫知何年所立，室宇不甚广大，而灵异素著。凡贾客入海，必致祷祠下，求杯筴，祈阴护，乃敢行，盖尝有至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。里中豪民吴翁，育山林甚盛，深袤满谷。一客来指某处欲买，吴许之，而需钱三千缗，客酬以三百，吴笑曰：“君来求市而十分偿一，是玩我也。”无由可谐，客即去。是夕，大风雨。至旦，吴氏启户，则三百千钱整叠于地。正疑骇次，外人来报，昨客所议之木已大半倒折。走往视其见存者，每皮上皆写林夫人三字。始悟神物所为，亟携香楮，诣庙瞻谢。见群木多有运致于庙堦者<sup>①</sup>，意神欲之，遂举此山之植悉以献，仍辇原值还主庙人，助其营建之费。远近闻者纷然而来，一老氓家最富，独慳吝，只施三万，众以为太薄，请益之，弗听。及遣仆负钱出门，如重物压肩背，不能移足，惶惧悔过，立增为百万。新庙不日而成，为屋数百间，殿堂宏伟，楼阁崇丽，今甲於闽中云。

## 谢枢密梦

谢子肃，台州临海人。原名某，为举子时，梦人告曰：“君若改名某则小吉，名深甫则大吉。”绍兴己卯岁，先用某名赴州学春补，教授金华季翔喜其文，既中选。自是月书季考，连占前列。及应举试，始更为深甫，已而不利。至壬午

秋复然。私自笑曰：“鬼神戏我如是，岂非当止于州学生乎！”乾道乙酉岁，议别更名，逼期复梦前人告曰：“终不成这回又不得。”惊而寤，仍以深甫投牒，遂预计偕，明年登第。久之，梦一卒如皇城亲事快行家者，携一牌，刻曰“御史中丞”。绍熙初，谢自左史尹临安。乡人或闻昨梦，语其友曰：“此去独坐不远矣。”盖以其尝为谏官也。友答曰：“吾所知一士子，梦得省榜一册，乃市井遂急印卖者，其上列人姓名盈版，而谢公在焉，于名下白书刊一‘相’字，若墨刻。以是推之，中丞不足贺也。”继而果拜此官，擢登枢密，相位固可涉级而进也。

## 丁逢及第

常州士人丁逢端叔，绍熙二十九年梦人告曰：“汝若逢丁可则及第矣。”觉而改名为“逢”。是岁秋闈不利，乃叹曰：“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，吾必不第。”如是又两举。至隆兴元年，省榜出，果有天台丁可姓名，虽窃自喜，然度其调官须次，尚犹数载，未必出其衡鉴之下。乾道元年秋试，丁可待阙家居，漕使念其贫，檄为常州考试官。逢洒然自庆，知必中程。而可於贡院被病出，逢大失望。迨揭榜，乃在选中。后谒谢主司，诸人皆言：“丁主簿临去时，手执一卷程文授吾辈云：‘自得此卷，便拟置诸前列。会以疾不克如志，愿诸同院勿遗此人，可虽死不憾。’及会卷之际，各有所主，不暇为他人计。适点检一试卷犯讳当黜，仓卒难访寻，遂以充数，盖吾子也。”逢始以昔梦告之。

## 李三妻

饶州市人李三妻杨氏，郡吏之女也。绍熙五年春染时疾，招里医郑庄治疗，未愈。数日后，忽矍然起坐，语言举止若男子，呼李生曰：“吾为中堂神王。汝家从来香火严洁，吾念汝至诚，闻妇病困，故来相救。可唤医者来。”少顷医来，杨斥其姓名，庄曰：“何得遽尔见轻？”杨曰：“我是神道，如何叫汝姓名不得？汝平日用附子入药，煞损了人性命，复敢然邪！”庄拒以未常用，杨曰：“昨日所下某散实有之，而欺我，何也？”庄始悚怖。又曰：“便煮竹叶石膏汤饮之，使我至少缓，已无及矣。”庄辞曰：“不知此药所用几种？”杨大怒，叱之曰：“医人不识此个药方，真可笑！”即历举名品分两，无分毫差。庄于是以服进，接而饮之。饮讫，冥然就睡。及醒，再服一杯，明日遂安。次年春又病，亦有凭附者，自称张大王，而所言略不效，但时时注视枕屏破纸处。李疑其异，揭纸观之，乃画写一神像未竟者，亟焚诸城上，病旋愈。

## 丘鼎入冥

宜黄人丘鼎，病困中为二吏持符逮去。至官府，诸吏骈列廷下，候主者出坐，引而前。旋呼一女子，手挟凉衫，脚曳长帛，若与丘有所证。口未及言，而肩旁自有咄咄与女辨者，女词屈，吏命之去其缠帛，扯其衫。丘默寤，乃少年日



与此女杂居，朝夕往来，因与之合。后嫁某氏子，多以其货布施道释，未数年而死。冥司课其功，宜受男身，但有旧与丘淫通事，须得直乃可，故遣丘以证。丘未言，而旁咄者曲折已白，盖向时私意实出于女，女坐是不得转男。女既磨去，丘方辞行，见吏呈文书，探首窥之，全如世间州县追引，列人姓名二百余，不能识，仅即见两郭氏字。吏遽掩之，顾卒导丘出。抵大门，则已揭示一榜，曰某人，曰某人，其弟在焉，名下注“十七日”字，末后系衔，乃里中新逝官员署押，官称殊与世异。届中途，导卒私祷曰：“他人到此必有贿赂，君那得无。”丘曰：“吾固贫士，且来时不持一钱，何以为谢？”卒曰：“候还家，请道士诵《度人经》百遍足矣。”丘许之，恍然而寤，则已死一日，家人环泣，具棺衾，僧寺击无常钟，声历历在耳。为母妻言之，喜其复生，而母妻皆郭氏也，愀然不乐。越数日，同时卧病不起，弟果以十七日亡。

## 姚 宋 佐

姚宋佐，郴州人，乾道八年登第，为静江府教授。能诗文，颇擅名其乡，而举措多失之轻易。尝赴经略司于官宴席，坐客受劝觞，适当酌主人，姚见酒黑色，而侍妾所执樽又非适所用者，疑为紫苏水，作色而起曰：“客则饮酒，主人则饮水，何哉？”主人曰：“此亦酒也，安得有二？”姚以所疑对，主人笑谢不然，终不之信，别酌以酬之，而自掠取所斟者，一饮而尽，始知是酒，但云：“比向者味差醇。”未几，觉腹大痛，急归。俄脏府洞下，继之以血，旦而死。

一城皆传姚教授遭经干所毒，府帅深疑焉，谓彼方有京秩之请，而为姚所先，怨恨必出于此，即劾罢之。已乃审其实，盖执樽之妾，本颛房擅爱，其后宠稍替，将不利于主公，故置毒药于中，而姚攘臂掇其祸。帅逮此妾鞭杀之。干官旋亦病废。

## 熊 雷 州

崇仁熊某，通判广府，摄守雷州。至之日，吏白当致敬雷庙，熊曰：“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，学宫之祀而已，乌有于雷祠。”言未讫，烈风骤雨，雷霆飞电，四合而起。一横板从空坠前，取观之，乃其家以限仓户者，所题则熊手笔，不胜恐，急致香币谒谢。续驰书质家人，果以其日失此板。竟没于郡。予在西掖时，曾行雷神加封制，其庙曰显震，其神曰威德昭显王，其庙神土地曰协应侯。然则名载祀典，渠可忽哉！

## 丘 秀 才

抚州民张生，以财雄乡间，讼辄得胜。所居兹龟岭，其田与艾氏邻，当岁旱，陂塘涸，攘艾水以溉灌，因致争，殴伤艾仆。交诉于郡县，累岁不得直。一漕使至，艾往披诉，乞以事付清强官，且与张共约，立罪赏讫，以今所定为据，无问是否，彼此勿得再言。漕委宜黄丞，邑士丘秀才善於丞，受艾饵往祷。丞先入吏语，置不领略，丘陈情以告曰：

“此无累君德，而吾所白理正如是。愿君平心处之，使滞屈获伸，吾亦可以少沾补助，于计为两得。”丞为之感动，如其请。裁决以报，张氏三仆逮系狱，姓李者病死，二受杖。张愤甚，而不可复竞，唯岁设僧供具，列其事，若诅咒然。淳熙丁未，张竟怏怏以终。丘秀才就馆于乡豪，正对主人坐，忽瞽腾如分辩状，久之始言：“吾且死矣。适被吏追我至一王者居，见张老及李仆索命。吏称旧名唤吾前，吾拱曰：‘自名为某，与所指不同，可证其妄。’王令讯张、李，叫呼曰：‘果此人不谬。’吾执前说，仍引去年秋试中待补生为验，言未已，一吏负大簿前，题曰《丙午年诸州军待补簿》，检视至抚州，有今姓名。张、李曰：‘汝断送我命，何得以改名故辄欺冥王。’王使释两人，而引吾听判语，吏读示云：‘本界土地契勘，限十五日到。’吾揖退，遂得苏。”因念虽以计获宽，度必不免，求解馆归诀妻孥。主人强留之，然觉其气息奄奄。迨十四日始归，未到家而卒。

【注释】

①堦（nuán，音阮）：宫庙内墙以外，外墙以内的余地、空地。

## 夷坚支景卷第十

### 公安木手

江陵公安县一寺甚雄伟，所事神俗称二圣，曰青叶髻如来，曰楼至得如来，灵效彰著。绍兴初，蜀僧懒牛者主此寺，以殿柱朽坏，欲易之。闻远村巨室有豫章大木，遣其徒往问，主人索高价，不可售。懒牛将自往，未及行，知客僧乃引其人至云：“向者承需木，方拟布施，而来介遽还。次日木上忽生一栴，大类如来手。今岂敢复靳！愿于二佛前焚香敬白，以明初心。”如其言。既伐木而奉其枝，龕于藏殿桌上，指甲筋节视像手无小异云。

### 郑二杀子

武陵民张二嫁女，招邻里会饮，郑二夫妇预焉。郑妻素与王和尚者通，人多知之。酒酣后，偶堕箸於地，张妻戏曰：“定有好事。”郑妻笑问故，曰：“别无好事，只是个光头子。”一坐哗然，郑已不堪。俄有外人唤之出，附耳语而去。众问为谁，曰：“王闍黎典袈裟在我处，将盐来赎。”众又大笑。郑夫妻大怒舍去。郑、张皆义勇民兵。郑归，取所

佩刀，再至张门叫呶，张不胜愤愤曰：“你家做如此事，我请你酒食，却提刀上门骂我。”亦拔刀逐之。郑愈怒，其子八九岁，卧于凳上，□摔其首，断臂折肋以死，而大呼投里正，言张二杀我儿。里正捕系张，仍飞报县，主簿李大东摄令事，檄巡检验实。张言了不知郑子致死之因，而郑妻守尸，拊膺哭云：“只有一子，为夫所杀，将以图赖张二。”于是两家悉对狱，郑坐杀子诬人黜流远郡，张夫妇受杖，郑妻、王僧伏奸罪杖脊。以酒席言谑之故，致祸如此。

### 陈 长 三

武陵细民张道僧，少失父母，独与祖母霍氏居，年才十三四，而颇孝谨。绍熙辛亥之冬，久雨雪。方霁，张出溪边，见鱼游，归取钩垂钓，得一鱼，喜甚，串以竹杪，将还。溪西铁炉下人陈长三望见，渡水求之，张辞以欲归遗婆，陈曰：“随我到炉下，以百钱偿汝。”又不可，陈径携鱼去，张亦渡溪追蹶。至岸，挽陈衣，纷竞不解，两人俱坠水。陈长三身丰伟，跨张腹压之，且摔其头，捶其项。岸上人闻叫呼声，急趋救。张正负痛欲脱，从下举足，适中陈隐处，陈立死。里正执张诣县，狱成赴府，府守永嘉刘立义阅其牍曰：“此无罪人也。”即援王荆公断斗鹑事书判曰：“公取窃取皆为盗。道僧得鱼而长三强取之，盗也。诱之过溪而取之，压之水而犹不置，时穷冬凝寒，道僧疲弱，少缓且死，道僧以足踢之，偶中其隐死，是盗与失主斗，为失主所杀耳，道僧无罪。”召保知在具申提点刑狱司及省寺，竟从所断。陈氏之人亦无词。人谓长三之勇何止胜道僧十倍，而

恃力以逞，天实诛之云。

## 商德正羊

淳熙十三年冬，隆兴进贤县舒致政以生羊馈府事商德正，留家旬日，送往塔园豢。明年夏，货之于屠者孔生，木于东湖旁。至初冬，将杀之，忽失所在。是日正午，德正在家，见一羊自外奔入，至堂而跪，为赴诉哀鸣之状，已而喘卧厨中。认其为原物，呼询孔屠，得其事，叹曰：“羊向者来此，少日即去。今相隔一年，吾所居升平坊距塔园五里，中间歧路不易识，而能逃死就生如是，岂冥冥有神使之然以警世耶？”即还原值而存之。郡人庐国英为作《跪羊记》。又三年，羊死，瘞之塔园，因与寓客田颖叔语如此。其夕，梦抵西山朱桥庄，遇妇人襁乳儿来拜曰：“儿被公恩，今得为丁家子，敢不敬谢。”翌旦，往审之，耕仆丁氏，果以羊死之日生男子。颖叔又为之记。

## 简坊大蕈

进贤县简坊市，皆诸简所居。田仆赵三，每日入山采薪。庆元元年七月，久雨乍晴，持斧至山颠，见巨松下一大蕈，其径一尺八寸，摘归夸语邻里，以为平生所未见。酒肆王翁尤异之，谓曰：“我与尔钱，尔以与我，将挂於店外以诱饮客。”赵许之，而嫌所酬之薄，与妻言：“蕈如许大，而王翁只肯还五十钱，不如我一家自饱。”旁人亦以是赞之。

即分擘洗涤，和米加味作臠，唤妻子妇孙均食讫，乃就寝。未及交睫，皆觉腹痛雷鸣，竞奏厕，到明尽死，独一孙数岁，以呕吐得免，简氏为收育之。覃之有毒固多，此祸一何惨也。王翁家与酒客亦危矣哉！

## 复州铜磬

复州乾明寺，四隅皆湖。绍熙辛亥，渔人举网得古铜磬，泥土污蚀，方就水揩涤寸许，其光赫然，透照肠胃，而旋转不止。置之篷顶亦然。波涛旋觉汹涌，谓为怪，掷之岸上，以棹扣击，声彻云汉，而旋转愈甚。因投腐鱼实之，犹不止，乃弃诸水中。明年春，主僧清显方闻之，募众渔舫索得于别浦，但经鱼污处不复光，唯唇间尚可烛须眉。声虽清扬，终不如向来也。

## 向仲堪

乐平向仲堪，字元仲，绍兴十一年通判洪州。府帅梁扬祖侍郎峻于治盗，尝有杀人盗委向审问，吏以成牒来，问盗所在，对曰：“彼已伏罪，例不亲引，恐开其反复之端，但占位书名足矣。”向曰：“人命至重，安得不见而询之？”干官赵不系潜于梁，梁召向责其生事，向曰：“如帅司即日径诛之，何必审实？既付之狱，则当准式引问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想仁人不忍为也。”梁感悟，遂竟其问，果平人耳，遂得释。后自池州赴调，宿留旅邸，一疾濒于危殆，梦至殿宇

间，闻王者云：“向仲堪有治狱阴德，特延半纪。”既觉，浸以安愈，诣天庆观启醮筵以谢再生，其青词自述云：“顷既罹于重患，忽得梦于良宵。覩玉岭之无涯，恍身历真都之邃。续龟年而有永，觉亲闻帝语之祥。”旋复贰处州，终于官，距梦时正六年数也。

## 公安药方

向友正，元仲之子也。淳熙八年为江陵长使，摄公安令，痲发于胸臆间，搔疗半岁弗愈。尝浴罢，痛甚，委顿而卧，似梦非梦，见一伟丈夫，长须巨目，执拂尘，披衫微揖而坐，传药方与之曰：“用末药、瓜蒌、乳香三味，以酒煎服之。”且言桃源许钦知县亦录此方，但不用瓜蒌，若欲速效，宜服此。友正敬谢，即如其言，不终剂而痊。后诣玉泉祷雨，瞻寿亭关王像，盖所感梦者，因绘祀于家。

## 向友正

向友正绍熙四年为复州推官。五年正月十五夜，月不甚明，其子彦章见舍后一黑物，长丈余，以为木影也。俄而少动，因叱之，逡巡而隐。明日，白其父。父曰：“翁翁在贻时，我夜读书窗下，月明皎然，睹一影甚巨，自隙窥之，乃极长黑人，腰与檐齐，怖而就寝。既而翁捐馆。今无乃类此乎？”后九日，友正无疾而卒。先是，孔目官任逊死已十余岁，是日逊妻见故夫幘履袍笏，疾趋过门，全如生时形质。



邀之还舍，辞曰：“吾今为西祠判官，适孚惠神王以推官严明，使召之。汝姑少待。”至二更后，复来叩门，语曰：“向公非人间可留，必别除命，我行亦不容缓矣。”遂去。俄而向亡。

## 刘 之 翰

田世辅为金州都统制。荆南人刘之翰者，待峡州远安主簿阙，作《水调歌头》词献之曰：“凉露洗金井，一叶下梧桐。谪仙浪游何事，华发作诗翁。乌帽萧萧一副，坐对清泉白石，翘首抚长松。独鹤归来晚，声在碧霄中。神仙宅，留玉节，驻金猊。黔南一道，十万貔虎控雕弓。笑折碧荷倒影，自唱采芝新曲，词句满秋风。剑佩八千岁，长入大明宫。”田览之大喜，致书约来金城，欲厚加资给，之翰遽亡。明年，田出阅武，见之翰立道左，泣曰：“人鬼殊涂，公能恤吾家，亦足表践言之义。”忽不见。田大惊异，亟送千缗与其孤。